

八十九年度國科會專題計劃報告

本人此一專題計劃題目為華滋華斯詩選譯註〔2/3〕，謹呈已完成之論文——『自然與心靈：華滋華斯詩中的主題』及已定稿之譯詩。

【高天恩】

自然與心靈：華滋華斯詩中的主題

一七九八年，兩個藉藉無名的年輕人——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一七七〇——一八五〇)與柯立基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一七七二——一八三四)——匿名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詩集：《抒情歌謠》(*Lyrical Ballads*)。書評家們反應冷淡，唯有青年散文家海茲雷特 (William Hazlitt) 慧眼獨具，從中察覺到一種新風格，新精神，彷彿嗅到「新翻過來的泥土香」，又感覺如「一陣春風拂面」。果然，後來文學史家即以這本詩集——以及這一年——作為英國浪漫主義的濫觴。兩年後，《抒情歌謠》再版，篇幅擴為兩冊，華滋華斯寫了一篇長序，正式揚棄僵化的新古典主義教條，也不啻為英國浪漫主義提出「革命宣言」。

「大自然的祭司」

整個浪漫時代，從華滋華斯、柯立基，到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濟慈 (John Keats)，兩代的詩人筆下，到處是森林、草原、彩虹、繁星、山巒、瀑布、花香、鳥鳴、蝶舞、溪流等等繽紛瑰麗的意象，以至於在許多讀者心中，英國「浪漫詩」幾乎成了「自然詩」的同義詞。而「大自然的祭司」的冠冕，當然落在華滋華斯頭上，一如他在名詩〈丁騰修道院〉(“Tintern Abbey”) 結尾時自況：「多年來我一直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如今我又來此禮拜，依然甘之如飴」。

不過，這些浪漫詩人的「自然觀」並不一致。例如，對華滋華斯而言，「大自然永遠不會背叛／熱愛她的一顆心」；「吾人觸目所見／無不充滿祝福」；這是他「歡愉的信仰」。對比之下，雪萊的名詩〈白朗峰〉(“Mont Blanc”) 就籠罩在懷疑主義和不可知論的陰影裡了。雪萊佇立在阿爾卑斯山某一壯麗峽谷的橋上，腳下是萬丈深淵，抬頭極目遠眺，終年積雪的白朗峰就在一片嶙峋崢嶸的群山之上昂首聳立。他頓時感到：「那浩瀚的力量 (Power) 就獨自恬靜地居住在那巔峰：遙遠，肅穆，不可企及」——它能夠像飢餓的巨蟒一樣蜿蜒而下，疊疊冰山化為滾滾冰河，撕裂大樹，吞噬野獸、人畜、村落；抵達遠方山谷之後，它卻又可能匯為壯麗的河流，澤被千頃良田、萬家

燈火。因此，對雪萊而言，大自然率性化育萬物，率性毀滅萬物，但它的終極本性究竟為何，卻絕非人類所能蠡測。到了二十世紀，《美麗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 (Aldous Huxley)，也曾幽默地質疑：如果華滋華斯流落到熱帶莽林，他是否仍能維持那份對大自然的信心？

其實，持平而論，華滋華斯的「自然觀」雖然貌似單純，倒也絕不膚淺。在他長達六十年的詩人生涯裡，在他八百首以上的詩創作之中，外在的大自然與內在的心靈之間的互動，是波瀾壯闊的，也是曲折動人的。以下我們僅能從他的幾首最具代表性的詩作之中，管窺這個主題在他思想發展及創作過程中的演化軌跡。首先，試譯《抒情歌謠》裡的兩首詩，約略點出，在華滋華斯的青少年時代，他是如何看待「大自然」、人類「感官」（視覺、聽覺、觸覺……等的官能），以及「心靈」這三者間的關係：

規勸與回應（“Expostulation and Reply”）

「爲什麼，威廉，在古老灰色的山岩，

你這樣一坐就是半日？

爲什麼，威廉，你要獨自偷閒，

在迷夢中將生命虛擲？

你的書本呢？沒有那亮光指引，

人們便會眼瞎心盲；

起來，起來，快快開懷暢飲

那古聖先賢的智慧佳釀。

你四面環視慈母大地，

彷彿她毫無理由生你下來，

彷彿你是她的頭胎子裔，

在你之前沒人存在。」

一個清晨，在艾斯威特湖邊，

不知爲何，生命充滿溫馨；

好友馬修對我諄諄規勸，

我於是這樣向他回應：

「眼睛——生來要觀看青紅皂白，
耳朵——無法不時時聆聽四方，
永遠有敏銳感覺，是我的四肢百骸，
不論身在何處，不論想或不想。

我更深信宇宙有靈力，
能在我們心田插秧苗，
心田只要澄明清虛，
智慧收成必然豐饒。

天地萬象整天對我傾訴，
你還以為沒有一樣東西，
會自動賜我證悟，
而我唯有苦苦尋覓？

——因此，請別再問我為何獨自，
坐在這古老灰色山岩，
在迷夢中將生命虛擲，
同萬物神交無間。」

主客易地（“Tables Turned”）
起來！朋友！快把書本拋開，
否則就要駝背彎腰；

起來！朋友，快點兒笑逐顏開，
爲何要煩惱操勞？

夕陽正緩緩在山巔，
以溫煦艷麗的霞光，
遍灑連綿的青綠麥田，
爲傍晚塗上一抹金黃。

書本！無止境的無聊差事，
遠不如傾聽林中紅雀歌唱；
牠的歌聲多甜美！我發誓，
其中有更多的智慧迴盪。

你聽！那畫眉的歌聲多嘹亮，
做傳道的牧師，它最稱職；
快快躍入這萬象的輝光，
讓大自然做你的導師。

她擁有無盡的現成珍寶，
豐富我們的心靈與頭腦——
自在的智慧，煥發著健康；
醇厚的真理，洋溢著舒爽。

春天樹林裡的一陣悸動，
便能遠比一切的賢哲，

更能教導你人性的種種，

幫你分辨善良與邪惡。

大自然的智慧多麼芬芳，

人類的理智偏要干預，

扭曲了萬物的美好形象——

謀殺了一切，只為剖析。

別再為科學與技藝大放厥詞，

荒瘠的書本也可拋在腳下；

你只須備妥一份心智——

敏於觀察，善於接納。

認為人類心靈

亟待大自然雕塑

上面這兩首詩裡，一對好友在湖邊辯論。或謂「馬修」即是散文家海茲雷特，「威廉」即華滋華斯。兩人爭辯的主題是書本／自然；知識／智慧；解析／綜合等對立二元的孰優孰劣。馬修重視的是能為心智帶來光明的書籍，是古人的知識，以及今人的道德哲學。但對威廉而言，大自然的聲光色彩，無一不是智慧；人們只須要敞開眼睛、耳朵等感官，就能接收到大自然的滋養；只須「睿智無為」（原文為 *in a wise passiveness*）地敞開心田，大自然就會「積極有為」地在我們心頭種下她的秧苗，烙下她的印記。總之，早期的華滋華斯似乎多多少少受到洛克（John Locke）經驗論（*empirical*）哲學、尤其是哈特萊（David Hartley）聯想論（*associationism*）心理學的影響，在禮讚大自然的無限大能的同時，卻將人的心靈視為被動的、亟待雕塑的。大自然是施與者；心靈是收受者；眼睛、耳朵、四肢百骸等視覺、聽覺、觸覺器官則是心靈的工具、管道。

華滋華斯的另一首詩〈早春詩句〉（“*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描述他在林間倚樹閒坐時，耳朵聽到「千百種曲調交響」，眼睛也看到萬象欣欣向榮：「長春花綻開串串的花環／穿過叢叢櫻草」，鳥雀在他周遭蹦跳，還有「發芽的樹枝，摺扇般地攤開，／迎接一陣陣清風」。他深深感覺到：「大自然將我這人性的魂魄，／與她神奇的創作融合」。他深深相信，這無限的歡愉乃是「大自然的神聖設計」。只不過，「在

陣陣甜美湧進心窩」的同時，他「卻不禁黯然神傷」，因為，相對於大自然的和諧，他不得不淒然追問：「人類彼此對待，／何其殘忍？」

華滋華斯曾在一七九三年八月間，獨自步行漫遊英倫西南部的魏河（the Wye）河谷、以及附近的丁騰修道院廢墟殘垣。當時他才廿三歲。一七九八年七月中旬，他又帶著胞妹陶樂西（Dorothy）舊地重遊，並寫下膾炙人口的長詩《丁騰修道院》。這首詩以無韻體（blank verse）寫就，長達一百五十九行，分成五段。

首段是對當前美景的具體描繪，強調眼睛所見，耳朵所聽。大意謂：五年已逝，終於我再度聽到「這潺潺流水，從山間泉源奔來」；終於我再度瞻仰這些巍峨的山崖；終於我又再度憩息在這棵蒼鬱的槭樹下，觀賞這些村舍、果園……「這一行行的樹籬，與其說是樹籬，／還不如說是一排排愛嬉戲、跑野了的小樹」；還有那幾縷輕煙，悄悄自樹林中冉冉升起，「可能來自林中居無片瓦的遊民，／抑或來自一位在巖穴裡、火堆旁、靜坐的隱士」。

第二段則強調，闊別五年，每當他在回憶裡重溫眼前這瑰麗的景象時，不論是身處孤寂斗室，抑或在喧囂都會，「這些美景便會帶來甜美的感動，／沿著我的血脈，通過我的心臟，／直達我純淨的心靈深處，／為我帶來寧靜的復甦」。不但如此，美景在追憶之中還能賜他一項更崇高的禮物：「一種飽受祝福的心境」——它能「將生命神秘的重擔」與「塵世間晦暗難解的沉重磐石」輕輕地自我們心頭移開：

使得溫煦的情意柔和地引導著我們，

直到軀體幾乎停止了呼吸，血液循環也停歇；

我們的肉體沉睡，靈魂卻活了過來：

藉著宇宙和諧及歡愉的深沉力量，

我們的慧眼寧靜安詳，我們透視生命的真相。

上面這一段詩裡，值得注意的是，對華滋華斯而言，透過眼睛和耳朵而察覺的大自然聲光色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記憶。他是全然仰賴記憶中的大自然的瑰麗景觀，而完成身、心、靈三個層次的復健與甦醒的。難怪接著在詩的第三、第四段，他會強調：過去有多少次，「每當滔滔濁世的躁亂狂潮與熱浪／即將淹沒我心靈之際——／多少次，……噢，林木青蔥的魏河啊！我的靈魂奔向你！」也因此，如今當他再次佇立在河岸的此時，他「不僅感受到／眼前的喜樂，而且還欣然相信，／就在此刻已經為將來的歲月儲備生命和糧食」。

接著他追溯了廿八年的生命裡，大自然帶給他的三個階段的影響：兒時的粗糙歡樂，小動物般的本能的嬉戲，早已遠去。少年時，崇山、危岩、深鬱的樹林、轟隆隆的瀑布，千般色彩，萬種姿態，對他而言都是一種嗜欲，一種激情，帶來千般痛快，萬種暈眩；「那時，像一隻小鹿，／我奔躍在山嶺、深河、溪澗，任由大自然導引；／與

其說我正在追逐自己心愛的事物，／毋寧說我更像是受到什麼驚嚇而逃竄」。在這第二個階段裡，大自然是他的「一切的一切」——他「根本不需要藉由思想提供／隔了一層的魅力，也不需任何／超乎視覺之外的樂趣」。那段時光也已不再。

再度造訪丁騰修道院及魏河谷地的華滋華斯，已經在觀察大自然的同時，還能「聽見那寂靜的、悲涼的、人性的樂曲，／並不凌厲，也不刺耳，卻有沉厚的力量／冶鍊、洗滌我們的心靈」。讀者讀到這一段，很容易聯想起〈早春詩句〉中詩人黯然神傷的表情，以及「人類彼此對待，／何其殘忍」的喟嘆。不過，此時的他似已更成熟，篤定，因為，在大自然之中：

我感覺到，有某種靈明的存在（presence），

它以崇高思想的歡愉，震撼我的心；

我感受到某種滲入一切、充滿一切的

浩瀚之物，它的住處就在

落日的光輝，飽滿的海洋，活潑的大氣，

蔚藍的天空，以及人的心靈中；

既是動力，也是靈性，驅策著

一切會思維的生靈，一切被思維的對象，

並在萬事萬象之中運行不息。

上面這一段詩，被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詩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譽為英語史上最雄渾的詩句之一。這種泛神論（Pantheism）的情操，是華滋華斯與柯立基在青年時期所共有的思想傾向，它使得宇宙萬有、一草一木，都充滿活潑的生機與靈性。可惜它跟正統基督教義的宇宙觀有所抵觸，它在兩位詩人的作品中也因此只能曇花一現

大自然與心靈彼此互動

再回頭看《丁騰修道院》一詩的第四段結尾。華滋華斯把大自然在他生命三個階段之中的影響作了精彩的回溯，他等於充分地解釋了，為什麼他「至今仍然熱愛我們在綠色大地所見的一切景物；／熱愛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所擁有的大千世界——／一半是眼、耳感官所察覺，／一半是它們自己所創造」。

從我們檢視華滋華斯思想歷程的角度而言，上面這兩行詩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因為此處他終於在「知識論」這個議題上向前跨了一大步，承認大自然的景色與聲響帶給我們資訊的同時，我們的感官也在「創造」它們自己所覺察的世界。心靈的創意——想像力——終於分得一半的功勞。

不過，在《丁騰修道院》的結尾——第五段——詩人也暗示了他對未來歲月的疑慮。他怕進入第四個階段之後，大自然會如何對待他？他的心靈的創造力是否終將枯萎？華滋華斯巧妙地以一大段對胞妹陶樂西的期許與勸勉作結。他重申對大自然的崇拜與信賴，相信自己尚能從比自己年輕（其實只比他小一歲）的妹妹熱切的眼眸之中，找到他自己往日的歡欣鼓舞，從她興奮的聲音裡，捕捉到自己的少年情懷。他更預祝她也能在未來讓「心靈成爲廣納無數瑰麗景象的殿堂」，讓「回憶成爲一切甜美樂音的家鄉」。

以上討論到的這四首詩，都收在《抒情歌謠》裡，而大自然與心靈彼此互動的關係這個議題，在華滋華斯的生命及作品中，至此等於才演出前半場。

詩人的神秘經驗源自浩瀚心靈

後半場的演出在長詩《序曲》(*The Prelude*) 中才有淋漓盡致的表現，源遠流長的氣勢。《序曲》成於一八〇五年，但直到華翁於一八五〇年辭世前，仍不時對詩中字句與情思多所「修正」。因此一八五〇年由他的遺孀瑪麗·赫琴遜 (Mary Hutchinson) 女士授權出書的版本，應可視爲能代表華滋華斯後半生思想的一部「史詩」。批評家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 認爲：華滋華斯的心路歷程是由「自然崇拜」(Nature Worship)，甚至「泛神論」，到越來越相信心靈與大自然之間有「崇高的交流」(ennobling interchange)，……到後期轉而把宇宙至尊的寶座讓給了人類的心靈，或想像力。《序曲》以史詩之筆仔細追溯了華氏自童年、少年、負笈劍橋、遊學歐陸、歷經法國大革命狂潮、到決心擺脫倫敦的煩囂、北返湖區立志終身以創作為職志的全部心路歷程。整首詩洋洋灑灑十四卷，主旨在於勾勒「一個詩人心靈的成長」——這是全書副標題。從卷一，他即開宗明義表示，「我的靈魂歷經美好的播種時光，／大自然的柔美與怖懼共同哺育我成長」。大自然的「柔美」，我們前文已多所著墨（例如〈早春詩句〉所描繪者），「怖懼」則似指在大自然界，冥冥之中，存在著的一些神秘難解、震懾人心的靈性、力量——「不可知的存在模式」(unknown modes of being)，它們往往在華滋華斯童、少年期，突然在某一時刻、某一地點、由於他的某種行爲，而爲他帶來警誡、督促、激勵、或啓示。事發當時，在他幼弱、年輕的心靈，覺得不安、驚異、罪惡、或恐怖；但多年後，回憶起來，才發覺，那些「點點光陰」(spots of time)，固然似乎是大自然對自己的教誨與指引，但他更覺得，這些自生命早年開始的、一路不絕如縷的神秘經驗，其實都是淵源於詩人心靈的浩瀚：「心靈乃是君王與主宰——外在的感官僅是她馴順的僕役」（卷十二）；而「究其實，想像力的別名，即爲最終極的力量，最透徹的洞察，心靈的浩瀚無疆，以及理性——當它臻於最崇高的情境」（卷十四）。

每當看見天上一道彩虹

每當看見天上一道彩虹，
一顆心便歡然躍動。
孩提時候已然如此，
如今長大仍然如此，
未來衰老還要如此，
否則，生不如死！
兒童乃是成人的父親，
我期盼一份天然的虔誠，
日復一日，貫穿我的一生。

詠水仙

我獨自漫遊如一片雲，
飄過幽谷又越過山巔，
突然我看到一大群——
一大片金黃色的水仙；
在湖之濱，在樹蔭下，
風中起舞，自在瀟灑。

連綿無盡如繁華星辰
在銀河中不停閃爍，
那大片水仙無盡延伸，
沿著那彎彎湖泊；
我一瞥便見千朵萬朵，
款擺粉頸，舞姿婀娜。

湖中水波閃閃起舞，
但水仙歡騰遠勝水波，
與如此歡樂友朋相處，
詩人怎不衷心快活！
我凝視——復凝視，卻未曾逆料，
這美景已賜我多少珍寶：

此後每當心境愀愀，
或臥榻之上枯思冥索，

水仙便在心頭閃現，
孤獨園裡綻放至樂；
我心於是滿溢幸福，
伴那水仙翩然起舞。

規勸與回應

「爲什麼，威廉，在古老灰色山岩，
你這樣一坐就是半日？
爲什麼，威廉，你要獨自偷閒，
在迷夢中將生命虛擲？

你的書本呢？沒有那亮光指引，
人們便會眼瞎心盲，
起來，起來，快開懷暢飲
古聖先賢的智慧佳釀。

你四面環視慈母大地，
彷彿她毫無理由生你下來
彷彿你是她的頭胎子裔，
在你之前沒人存在。」

一個清晨，在艾斯威特湖邊，
不知爲何，生命充滿溫馨；
好友馬修對我諄諄規勸，
我於是這樣向他回應：

「眼睛——生來要觀看青紅皂白，
耳朵——無法不時時聆聽四方，
永遠有敏銳感覺，是我的四肢百骸，
不論身在何處，不論想或不想。

我更深信宇宙有靈力，
能在我們心田插秧苗，
心田只要澄明清虛，
智慧收成必然豐饒。

天地萬象整天對我傾訴，
你還以爲沒有一樣東西
會自動賜給我證悟，
而我唯有苦苦尋覓？

——因此，請別再問我為何獨自，
坐在這古老**灰色**山岩，
在迷夢中將**生命**虛擲，
同萬物交談**無間**。」

主客易地

起來！朋友！**快**把書本拋開，
否則就要駝背**彎腰**；
起來！朋友，**快**點兒笑逐顏開，
為何要煩惱操**勞**？

夕陽正緩緩在山巔，
以溫煦艷麗的**霞光**，
遍灑連綿的**青綠**麥田，
為傍晚塗上一抹**金黃**。

書本！無止境的**無聊**差事，
遠不如傾聽林中**紅雀**歌唱，
牠的歌聲多甜美！我發誓，
其中有更多的**智慧**迴盪。

你聽！那**畫眉**的歌聲多嘹亮，
做傳道的**牧師**，它最稱職；
快快躍入這**萬象**的輝光，
讓大自然做你的**導師**。

她擁有無盡的**現成**珍寶，
豐富我們的心靈與**頭腦**——
自在的**智慧**，煥發著**健康**；
醇厚的**真理**，洋溢著**舒爽**。

春天樹林裡的一陣悸動，
便能遠比一切的**賢哲**，
更能教導你**人性**的種種，
幫你分辨**善良**與**邪惡**。

大自然的智慧多麼芬芳，
人類的理智偏要干預，
扭曲了萬物的美好形象——
謀殺了一切，只為剖析。

別再為科學與技藝大放厥詞，
荒瘠的書本也可拋在腳下；
你只須準備好一份心智——
敏於觀察，坦然接納。

早春詩句

我在林間倚著樹閒坐，
聽到千百種曲調交響；
當一陣陣的甜美湧進心窩，
歡愉的思緒卻轉為悲涼。

大自然將我這人性的魂魄，
與她那神奇的創作融合；
我卻不禁黯然傷神：
人類對待彼此，何其殘忍？

長春花綻開串串的花環，
穿過叢叢櫻草，在綠蔭之間；
每朵花都吸著空氣，滿心喜歡，
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念。

鳥雀在我周遭玩耍跳躍，
牠們在想什麼我無從猜測，
但牠們最細微的一舉一動，
都洋溢著無窮歡樂。

發芽的樹枝，摺扇般地攤開，
迎接一陣陣的清風；
我仰望樹枝，心裡明白，
那枝極間也有歡樂融融。

如果這個信念乃是上天賜予，
如果這是大自然的神聖設計，
我豈不更該淒然追問：
人類彼此對待，何其殘忍？

丁騰修道院

五年已逝；五個夏日，連同五個
漫長嚴冬！終於我再度聽到
這潺潺流水，從山間泉源
奔來，帶著內陸的甜美低語。——再一次
我瞻仰這些巍峨陡峭的山崖，
它們那荒蠻幽僻的氣勢
在人的心版上鐫刻無限深沉的幽僻印記，
並把大地與靜謐的天空聯繫在一起。
這一天終於來到，我再度憩息
在這棵蒼鬱的槭樹下，觀賞
這些村舍，院落，樹叢，果園；
在這個季節，仍然生澀的果子
纍纍串串，全部覆蓋在一片青綠之中，
隱沒在四周林蔭裡；又一次，我看見
這一行行的樹籬，與其說是樹籬，
還不如說是一排排愛嬉戲而跑野了的小樹，
還有那些牧歌風味的農場，綠意直撲門前，
以及縷縷輕煙，靜悄悄地，從樹林中冉冉升起；
那份飄忽也許來自林中居無片瓦的遊民，

抑或是來自某位在巖穴裡，火堆旁，靜坐的隱士。

這些瑰麗的景象，
雖然闊別經年，但對我而言，
並非如美景出現在盲人眼前：
而是經常，再孤寂的斗室中，
在喧囂的都會與城鎮裏，在疲困的時刻，
這些美景便帶來甜美的感動，
延著我的血脈，通過我的心臟，
直達我純淨的性靈深處，
為我帶來寧靜的復甦：——它們也
帶來許多已被遺忘的歡愉的感覺：
那些感覺在一個善良人士的早年歲月裏，
可能產生過的影響，一定不會輕微，
可能都是一些細微，無以名之，早被遺忘的
仁慈行為。而且，我深信，這些美景 還會賜給我另一份更崇高的禮物——
一種飽受祝福的心境，
那種心境將生命神秘的重擔，
將塵世間晦暗難解的沉重磐石，
都輕輕移開：——那種安詳而飽受祝福的心境，
使得溫煦的情意柔和地引導我們，
直到軀體幾乎終止了呼吸，血液的循環也停歇；
我們的肉體沉睡，靈魂卻活了起來：
藉著宇宙和諧及歡愉的深沉力量，
我們的慧眼寧靜安詳，我們透視生命的真相。

縱使這只是
一個虛妄的信念，然而，噢！多少次——
在漫漫長夜裏，在擾攘無歡的白晝，
當滔滔濁世的躁亂狂潮與熱浪，
即將淹沒我的心靈之際——
多少次，我的心靈轉向你，
噢，林木青蔥的魏河啊！你這森林中的漫遊者，
多少次，我的靈魂奔向你！

如今，隨著那半明半滅的思想微光，
那黯淡隱晦的舊日情懷，
以及幾分令人悲哀的悵惘，
心靈的圖像再次甦醒過來：

我佇立在這裏，不僅感受到
眼前的喜樂，而且還欣然相信，
就在此刻已經為將來的歲月儲備
生命和糧食。因此我膽敢如此希望，
雖然與我初次造訪這山巒時相比，
我無疑已經改變許多——那時，像一隻小鹿，

我奔躍在山嶺間，在深河邊，
在幽靜的溪澗，任由大自然引領；
與其說我當時在追逐自己心愛的事物，
毋寧說我更像是受到什麼驚嚇而逃竄。
因為那時〔童年時的粗糙歡樂，
以及動物般的嬉戲都已成過去〕，
大自然對我而言，便是一切的一切。——
我無法描摹當時的我。轟隆隆的瀑布，
像激情一般追逐著我；
崇山，危岩，深鬱的森林，
千般色彩，萬種姿態，當時對我而言，
都是一種嗜欲；一種感覺，一種熱愛，
它根本不需要藉由思想提供
隔了一層的魅力，也不需任何
超乎視覺之外的樂趣——那段時光已經不再，
那千般痛快，萬種暈眩，都已消褪。
但我不為此而沮喪，既不喟嘆，
也無怨尤；別的恩賜接踵而來；
雖有失落，我確信已有更豐厚的補償。
因為我已學會了觀察大自然，不再像
無思無慮的少年那樣，而是能夠經常
聽見那寂靜的，悲涼的，人性的樂曲，
並不凌厲，也不刺耳，卻有沉厚的力量
冶鍊，洗滌我們的心靈。
而且我感覺到，有某種靈明的存在，
它以崇高思想的歡愉，震撼了我的心；
我感受到某種滲入一切、充滿一切的
至高至大的力量，它的住處就在
落日的光輝，飽滿的海洋，活潑的大氣，
蔚藍的天空，以及人的心靈中；
既是動力，也是靈性，驅策著

一切會思維的生靈，一切被思維的對象，
並在萬事萬像之中運行不息。
因此我至今仍然熱愛著草原、森林、崇山、
峻嶺；熱愛我們在綠色大地所看見的一切景物；
熱愛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所擁有的大千世界——
一半是眼、耳、感官所察覺，
一半則是它們自己所創造；
從大自然，以及我們感官的語言之中，
我欣然體認察覺到我純淨思想的錨，
我心靈的褓母、嚮導、護衛，
以及我全部精神生命的泉源。

也許，縱使我不曾被大自然如此教誨，
我也不至於會允許我的創造力枯萎：
因為妳正陪伴我站在這美麗的河岸上，
我的摯友，從你的聲音裏，我聽到
我往日的情懷，從你明亮而熱切的眼眸，
我讀到我往日的歡欣鼓舞。因此，噢，
我最親愛的妹妹，我深盼能繼續從你身上
看到我的過去！我如此祈禱，因為我確實
相信，大自然永遠不會背叛那深愛著她
的心靈；反之，她永遠樂於引領我們，
一生一世，從歡愉走到歡愉；她能夠
為我們的內心裝填如許的知識，
在我們心頭銘刻如許的安詳與美麗，
並灌輸如許的崇高理念，以至於即使
世間言語再惡毒，世情再反覆，
生命充滿再多的自私揶揄，虛偽，或沉悶，
我們也不至於挫敗，不會喪失我們歡愉的
信仰：我們觸目所見，一切都充滿祝福。
因此，我願當妳孤獨漫步時，總有月光陪伴；
那霧氣瀰漫的山風也隨性吹拂妳的臉龐；
未來的歲月裏，當狂野的歡樂蛻變為
成熟而清明的喜悅；當妳的心靈成為廣納
無數瑰麗景象的殿堂，而妳的回憶也成為
一切甜美樂音的家鄉；噢！到那時節，
如果孤寂、恐懼、痛苦、或憂傷、侵襲
妳的生命，噢，那時妳回想起我，以及

今日的這些勸勉，就會有多少靈丹妙藥般的思緒撫慰妳的心靈！也許，即使有朝一日，我存身之處，已聽不見妳的聲音，也不能從妳熱切的明眸喚回往日生命的輝光——那時妳也不會忘記，在這美麗的河岸上我倆曾並肩佇立；不會忘記我一向是大自然的崇拜者，所以今日又來此禮拜，仍然甘之如飴；而且可謂熱情更熾烈——恭敬虔誠，更加深沉。妳也不會忘記，在浪遊多年，闊別多年之後，我今日發覺這一片高聳的林蔭，陡峭的懸崖，還有這鮮綠的田園，比從前更令人依戀，由於它們的確甜美，也由於妳的存在。

我曾客遊在陌生人世界

我曾客遊在陌生人世界，
在遙遠的海外；
英倫啊，那時候我才瞭解
對你有多少摯愛。

過去了，一場憂傷的夢境，
我再也不會離開你的海岸，
因為我發覺對你的戀情
仍然一天比一天燦爛。

昔日我曾飽嚙心歡意滿，
在你的崇山峻嶺間；
而我心愛的她，搖著紡車，
就坐在英倫家鄉的爐火邊。

你的晨曦展現的，你的夜色掩藏的，
是露西棲憩過的亭榭；
而露西最後一眼眺望的，
也是你青綠的田野。

酣夢曾經閉鎖我的靈魂

酣夢曾經閉鎖我的靈魂；
我沒有人間的恐懼；
她也似乎從未感受
塵世歲月的侵襲。

如今她卻了無聲息，不再動彈；

耳不能聽，眼不能見；
隨著地球日日在宇宙中旋轉，
永遠與山岩樹木為伴。

永恆頌

1

曾經，草原、樹林、溪流，
大地，以及每件尋常景物，
對我而言
都沐浴在天堂般的光輝裡，
像一個榮耀新鮮的夢境。
如今一切都已不若曩昔；——
夜以繼日，
四處尋覓，
我曾經看到的景象永遠失去了蹤跡。

2

彩虹去了又來，
玫瑰仍然可愛；
長空萬里清朗，
月娘妙目顧盼四方；
繁星映照湖水，
波光溫馨而柔美；
陽光仍是一種榮耀的誕生；
但是我知道，不論我走到哪裡，
有一種榮耀已經永遠離開了大地。

3

現在，當群鳥正歡欣歌唱，
當小綿羊跳跳蹦蹦，
彷彿應和著鼓聲咚咚，
一股惆悵卻油然湧上心頭，
及時引吭高歌足以化解哀愁，
我又再度堅強。
瀑布從峭壁上吹奏號角，
我不願再以憂傷辜負佳期；
我聽見群山萬壑裡歡聲迴盪，
陣陣清風從沉睡的的四野送來舒爽；
普天之下，盡是歡愉，
海洋與大地，

都在歡騰之中舒展身軀；
晶亮的五月，
鳥獸蟲魚都知道歡度佳節；——
你啊，歡樂的寵兒
就圍繞著我嬉笑吧，讓我傾聽你的笑，
你這快樂的牧童哥！

4

飽受祝福的生靈啊，
我聽見了你們此起彼落的唱和，
我看得見七重天都與你們同歡樂！
我的心理也有慶典，
我頭頂也戴了野花冠冕；
你們的幸福滿溢豐饒，我完全感受到。
噢，我獨自抑鬱，豈非罪孽！
當大地之母正妝扮這明媚五月：
而孩子們正四面八方
在一千個山谷採擷鮮花；
暖陽之中小嬰兒也在母親臂膀裡跳動：——
我聽得到，我聽得到，我欣然聽到一切！
——然而，有一棵樹，許多樹林中有一棵樹，
還有我目光觸及的一片原野，
兩者都在傾訴一則傷逝的故事：
我腳下的三色紫羅蘭
也重複著相同得的故事：
那靈視的光芒而今遁到了何方？
到那裡去了？那份榮耀，那個夢境？

5

我們的出生只是一場睡眠和一場遺忘……
那伴隨我們一同降世的靈魂——我們人生的太陽，
在別處另有家鄉，
他來自遙遠的地方：
未曾完全遺忘，
也非一絲不掛，
我們是踏著榮耀的雲霞
從上帝——我們的老家——出發；
天國的光輝圍繞著我們的幼年，
監牢的陰影開始籠罩成長中的男孩，

但他常注視光輝，以及光輝的源頭，
他看得見這一切，無懼亦無憂。
漸行漸遠，漸離東方的青年，
旅途中依舊是大自然的祭司；
每踏出一個腳步，
都有靈光襄助；
終於他長大成人，眼看著光輝
於凡塵中漸淡、漸隱、漸褪。

6

大地在她膝下堆滿塵俗的快樂，
她以天然的渴望，
加上慈母的情懷，
掬誠善盡保母的職責，
努力使寄居膝下的養子
忘了他曾享受過的榮耀，
以及他所來自的皇家宮闕。

7

瞧那坐擁如許新奇歡樂的小孩，
六歲的小可愛，侏儒的小身材！
看，他躺在自己的功課堆裡，
慈母的親吻逗得又癢又煩，
父親炯亮的目光陪在身邊。
看，就在他腳下，一幅小地圖或計畫，
來自他夢幻中的人生片斷，
由新學的手藝完成；
一個婚禮或慶典，
一場哀慟或葬喪；
這些如今佔滿他的心，
成爲他譜曲的主題。
之後他還會有模有樣，
學習生意、戀愛，與打仗；
不消多久，他會拋下模仿，
小小演員將以新的喜悅與驕傲
精心研習別的角色；
直到年老中風不能動彈，
他會把人生舞台的角色排滿；

彷彿他畢生的天賦
就是摹倣無休的台詞。

8

你的小身體裡隱藏著
靈魂的浩瀚無際；
你這仍擁有雄厚祖產的天縱哲人，
你這盲人群中的明亮眸子！
強有力的先知！有福的先覺！
真理與你自然同在，
而我們劬勞一世也難覓得些許，
徒然迷失在黑暗中，墳墓的陰影下；
不朽的靈魂光芒圍繞你如同陽光，
如主人駕馭奴僕，
聖潔的光輝——不容忽視的存在。
你這正安坐榮耀極峰的小孩，
為何不願細品源自天國的自由，
卻執意向未來歲月挑釁，為自己
套上終究不可避免的軛，
盲目地剝奪自己的幸福？
你的靈魂轉眼就會馱上塵世的重負，
人情世故壓在頭上，
深如生命，重如霜露。

9

噢，歡喜吧！畢竟在生命餘燼裡，
仍留下一些火種未熄；
畢竟天性仍然牢記
曾一瞬即逝的東西！
逝去歲月的回憶恆在我心
滋源源源不覺得祝禱：並非
爲了那最值得受祝福的事物：
喜悅與自由，童年單純的信念，
胸中恆有新希望展翅，不論是忙是閒：——
我的祝禱並非爲這一切；
而是爲了那些對於
感官以及外在事物的固執的質疑，
從我們生命脫落的東西，消失的東西；

一個凡夫在一切顯得空幻不實的世界裡
東奔西走時，種種茫然的疑慮，
一些崇高的本能——與其相形之下，
我們必朽的本質，顫抖如受驚的罪人；
我的祝禱實在是爲了
那些最初的感動，
那些朦朧的記憶，
雖然不究其終究本質，它們畢竟
至今仍是我們生命的光源，
至今仍是我們視覺的主燈；
支撐我們，撫育我們，並且有能力
使我們擾攘的塵世歲月
在沉靜的永恆裡如一霎；
那些令我們醒覺的真理，
永遠不會破滅；
任世人苟苟營營，
縱使全世界冷漠倦怠，
不論老少，不論多少災害，
萬萬不能把它們磨滅或破壞！
因此，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季節裡，
雖然我們已經置身僻遠的內陸，
我們的靈魂仍能遙望那永恆的大海，
當初我們是從那裡來的，
如今依舊能片刻間神馳歸去，
觀看兒童在岸邊嬉遊，
並聆聽雄渾的浪濤翻滾無休。

10

因此，唱吧，鳥雀們，唱吧，唱一首歡樂之歌！
並且讓小羊兒跳跳蹦蹦，
彷彿應和著鼓聲咚咚！
我們在心裡也加入你們的隊伍，
陪你們吹笛，伴你們鼓舞，
與你們心連著心，
感受這五月的歡欣！
縱使曩昔的光輝燦爛
已從眼前永遠消逝，我又何須浩嘆！
雖然青草明艷、鮮花榮耀的時光

任誰也不能挽回，
我們卻不願悲傷，
寧可從留存的事物中找到力量；
力量來自生命最初的靈犀——
它一但綻放，便永不萎謝；
力量來自人性的苦難傷痛——
它的昇華帶來慰藉；
力量來自能洞穿死亡的信念，
力量來自能為心靈帶來哲思的悠悠歲月。

11

噢，甘泉、草原、山巒、樹林，
切勿預言你我深情有時而盡！
我心深處仍能感到你們的力量，
我只不過割捨了童年得那種歡暢，
卻更能享受您恆常的揚勵影響。
如今我熱愛那些沿河床奔騰的溪流，
更勝過當年我腳步與它們一樣輕盈的時候；
初昇的朝陽，純潔而亮麗，
依然令我欣喜；
簇擁著一輪落日的片片彩霞，
在我這慣看人間生死的眼裡，
卻顯得沉靜素雅；
又賽完一程，又贏得幾葉棕櫚。
感謝滋養我們生命的人性心靈，
感謝這心靈的溫煦、歡愉，和恐懼，
使得最卑微的一朵野花也能為我帶來
深沉得連淚水也無法表達的思緒。

孤單的割麥女

看！獨自一人在田野裡，
那位孤單的高地姑娘。
她一個人收割，一個人唱；
且駐足傾聽，不然就悄悄走過。
她獨自把麥子割下又捆好，

並吟唱著憂傷的歌謠；
聽！那歌聲如泣如訴，
已經溢滿這幽深的山谷。

沒有任何夜鶯的金嗓
在浩瀚的阿拉伯沙漠
曾為樹蔭下的困頓旅客
帶來更怡人的沁涼；
春天裡杜鵑的啼聲響起
在最遙遠的赫布里底，
打破海面上的岑寂
卻不能與姑娘的嗓音相比。

誰能告訴我她歌唱的內容？
也許淒愴的歌喉正在吟誦
古代、遠方、悲傷的史實，
以及許久以前的戰爭？
或者那只是一支俚俗曲子，
唱的都是眼前的尋常故事？
人間慣有的憂愁、痛苦、失
從前嚐過，未來也躲不過？

不論主旨為何，那姑娘一直
彷彿歌聲永無終了；
我看她邊唱邊操勞，
彎著腰，揮著鐮刀；
我紋風不動，駐足傾聽；
良久，才信步登上山崗，
耳朵早已不聞她的歌聲，
那曲調卻仍在我心頭迴響。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用箋

敬啟者：本人之一筆激華新詩選譯註，係八十九
年度專題計劃報告，已於本年一月十八日繳交
貴會。（計劃編號 89-2430-H-002-061-BP）
原計劃曾編列本人赴英國倫敦及湖區
參訪之經費新台幣拾萬元，但因教學及研究煩
忙，未能於限期內成行，因此未支用此一經費，
特此說明。此致
國家科學委員會
台大外文系
高天恩謹上
二〇〇〇年四月廿